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第二十五回 請濟公楊順遇怪 施妙法妖術驚人

話說千里腿楊順正要投宿，只見那老管家瞧了他幾眼，問：「楊順，你是玉山縣的人，在如意村住家，你父母都不在了，你跟你族兄楊明度日。你這是從家中來，我正是盼想你那！」楊順說：「老管家，你怎麼知道我的詳細？」那老人說：「我自你幼小之時長抱你玩耍。這裡是你至親，我先回稟一聲去。」楊順一想：我這裡沒有親戚家，我父母在，亦沒有提過。這件事奇異得很！正自狐疑，只見老管家說：「叫你急速進來，來到這裡你還作客？我家員外一聽你來，歡喜得手舞足蹈，快跟進去！」楊順說：「不要認錯了人那？」跟著往裡走，心中甚是不安。方一進二門，只見那正北房是五間，前廊掛著四隻紗燈，院中有兩個風燈，東西配房中已是燈光照耀。那老人帶到上房，啟簾而入。楊順見東邊椅子上坐定一位員外，年有六□已外，頭戴四楞逍遙巾，身披寶藍色大氅，面如三秋古月，頰下一部銀鬚。一見楊順進來，說：「楊順你認的我嗎？」楊順看看，發怔說：「我可不敢冒認，你老人家是那個？指示明白，也好稱呼。」老丈說：「我是你舅父吳傑，你是我外甥楊順。」楊順一聽，吃了一驚，說：「不錯！我父母在日常提你老人家，說你老人家連家眷都在九江遇風，死在大江之中，我母親還招魂遙祭。怎麼今日在這裡呢？」吳傑說：「我在廣西貿易，有我同姓之人死在九江湖口。我聽人傳說，連我的朋友都有說我的。遷移在這裡已有八九年，僻鄉之地也不好通信，我正要派人到你家中探問你的下落。前二年有一位江西江山縣人說，你在楊明鏢局之中。」楊順聽了，方過來叩頭，說：「老人家別怪我！」那員外叫楊順坐在西邊椅上，問：「從那裡來，是有什麼事？」楊順把請濟公之事從頭說明。家人獻過茶來。那員外說：「我夫婦無子，就是一個女兒，我要給你為妻。早年與你父母都說過，無非沒下定禮，似乎不妥，今你來了好辦。在我這裡多住幾日，我帶你到後邊見過你舅母。」楊順隨著來到後邊，是北房，東西各有配房。到上房之中一看，屋中甚是潔淨，牆上掛著一軸「八仙醉酒圖」；兩邊有對聯一付，寫的是：

夜飲客吞杯底月；

春遊人醉水中天。

條案上珠璣輝煌，頭前八仙桌兒上有文房四寶；兩旁椅子，叫楊順坐下。員外說：「安人，我外甥楊順來了。」只見從屋中出來了一位老太太，慈眉善目。楊順叩頭問好，使女送過茶來，員外吩咐擺酒。使女把桌兒移在當中，蓋上圓桌面，整理杯盤。只見從外邊有兩個使女攙扶著一位姑娘，年有□七八歲，光梳汕頭，戴滿頭珠翠，淡搽脂粉，輕掃蛾眉，水凌凌杏眼含情，香腮帶俏；穿一身銀紅色衣服，足下金蓮二寸有餘，尖生生站立不定，嬌媚無比，香風撲面，來到屋中一看楊順說：「奴家方聽使女來報，說表兄來了！」照定楊順深深萬福，楊順答禮相還，坐在那老太太肩下，拿起酒來吃了幾杯。那吳員外問楊順家中之事。楊順說：「我父母早喪，我孤身一人在我族兄楊明鏢局之中。我久好武，並未安家。」員外說：「你這表妹今年□八歲，讀書識字，我早有心給你為妻，親上加親，有何不可。」楊順低頭不語。那女子並不躲避，談笑自若，頻頻以目視楊順，大有相親相愛之意。推杯換盞，直吃到月上花梢方罷。

天已三鼓之半，把楊順送在西配房安歇。楊順到西房中一看，明窗淨几，一明兩暗。南裡間靠前簷是牀，牀上有臥具，兩使女給放開，地下八仙桌上有蠟燈。自己酒已過量，心中知曉，要那兩個使女出去，自己安眠。兩個使女都生的俊美無比，瞧著楊順直樂。楊順說：「你們快去，不要鬧了。」那大年紀使女□六七歲，說：「我主人怕你醉了鬧酒，沒人伺候。我叫憐香，我是伺候我們姑娘的，今派來伺候大爺，早晚我姑娘過門，也是我陪嫁到你家，也算個二房姨奶奶。」說著話，搭訕著站在楊順肩下，伸手拉楊順手，說：「我給你寬衣解帶。」楊順一想這丫頭真太不知恥了！說：「你快去，叫員外知道，大大不好！我不用人伺候。」憐香一轉身同那個使女出去了。楊順方要睡，只見簾兒一啟，由外邊進來是他表妹吳玉卿姑娘，換了一身藍寶色衣服，並未帶一名使女，進來坐在椅上。楊順說：「賢妹尚未安歇睡？」那女子說：「我見你多吃幾杯酒，恐你大醉受傷，這是奴家父親配的千杯不醉丸，給你送一粒吃下去好安眠。」說罷，遞過來似櫻桃大一粒，異香撲鼻。楊順用茶送下去，自覺神清氣爽，精神百倍，無奈就是慾火燒心，不由自主。那玉卿姑娘見楊順臉益發紅，呆呆發怔，說：「你何必煩悶，我今特地勸你，反正你我是夫妻，又不是私約私奔。」楊順此時情不自主，伸手一拉他表妹說：「你今夜得與我同牀共枕，樂魚水之歡。」那女子二目一轉，微微一笑，似乎願意，又不好出口說，隨同楊順解衣而眠。

睡至紅日洗斜方醒，睜眼一看，不見他表妹，遺下一條雪青色汗巾。自己起來，回想方才夜間之事，自己都不在情禮之中，要叫舅舅知道，多有不便。我平素見何等女子都未嘗動心，怎麼昨日做出這樣事來？若叫外人知道，豈不把一世英名污了。正自思想，又要走，天已日暮；明日再走罷，只見從外邊進來昨日那大丫鬟憐香，一進門笑嘻嘻的說：「奴當你是個鐵羅漢，原來不是。昨夜樂之不盡，我五更天不把姑娘叫醒走了，睡至此時，叫人都房中，你該怎麼樣呢？」楊順說：「別嚷！原來你把姑娘叫走，我謝謝你罷。我今日耽誤一天路程。」憐香說：「你要走，耽誤了我家姑娘一世終身呢！你先別走，要擇定吉期，拜了花燭再走罷。」楊順說：「那可不行！」憐香伺候，淨面吃茶已畢，吳員外請楊順到上房說：「你行路辛苦，睡了一天，我也沒驚動你。」吃茶擺酒，那老夫妻同他表妹楊順四人一桌，在燈光之下，楊順見玉卿姑娘杏臉生香，粉面更俏，裊裊娉娉，真有傾國傾城之貌。正吃酒，從外邊管家送進一封信來。老員外站起來說：「義弟來請，我坐車去看。今日不能回來，你們吃飯不必等我。」吳傑去了。那安人犯了頭痛之病，已往東裡間躺著去了。玉卿瞧著楊順一笑，拿起棗兒照楊順臉打去，楊順接住。又站起來坐在楊順旁邊，用那尖尖金蓮直踢楊順，拿起酒來，自己喝了半杯，剩下酒給楊順送在口中，又揀了一塊藕給楊順吃著，從新叫憐香：「把我那桃花迷仙酒取來。」憐香去了多時，取了一瓶。先給楊順斟了一杯，自己斟了一杯，叫憐香退去，不必伺候。楊順喝了幾杯酒，覺著心猿難定，意馬難拴。那玉卿姑娘吃了一口酒，站起來送在楊順口中，趁勢坐在楊順懷中，低言說：「咱二人快吃飯，吃完好去睡了，前去取樂。」那楊順已入迷途，這時間連飯都吃不下去，瞧著玉卿姑娘那嬌媚之態迷人。直吃到三更已後，已不見員外回來，叫使女收拾了，二人攜手又到西房同牀而睡，兩人一夜說不盡蜜語甜言。

天明玉卿去，楊順方要睡，自己一想：我兄長遭了那樣含冤之事，叫我請濟公，我在這裡作的都是什麼事？想罷，起來穿好衣服，到院中一看，冷冷清清，不像昨日那樣。信步到外邊一看，大門由外邊封鎖，各門房沒人。楊順看是一所空宅，他躡出牆去一看，東邊是一山村，這門封鎖著，裡邊是一所空房。正自狐疑，只見東邊來了一樵夫，直看楊順。楊順說：「兄台！這所院落是誰家的？裡邊沒人住嗎？」那樵夫搖頭說：「你別問啦，我看你一臉晦氣，你快逃命罷！」楊順連忙施禮，要問細情。那樵夫哈哈一笑，不慌不忙，從頭至尾述了一番，楊順嚇的半晌不言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